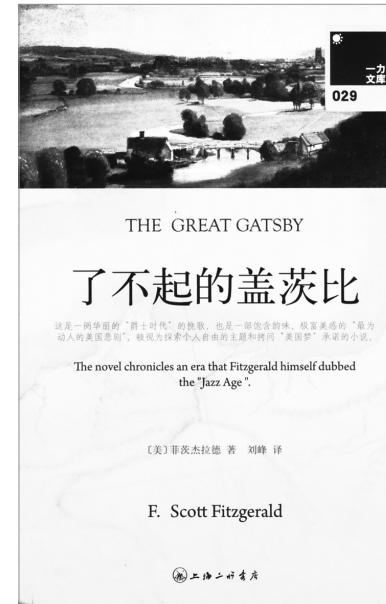


经典

## 帕慕克《雪》:

## 恐惧或呐喊之雪

□杨勇

Kar  
Orhan Pamuk《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沈祖堯译  
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最受争议的政治小说本书是继《黑》之后，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又一部杰作。小说以土耳其为背景，通过一个普通家庭的遭遇，揭示了土耳其社会的深刻变化。帕慕克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深刻的社会洞察力，再次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还从没有看见过这样让人感到寂  
静、恐怖，甚至于冗长、荒诞的“雪”，但帕  
慕克却给我下了一场这样的“雪”。这位200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在小说《雪》中写到：“卡一直认为雪是纯  
洁的，它能遮盖城市的肮脏、污秽和黑暗，  
使人们暂时忘却它们，但在卡尔斯的  
第一天他就失去了关于雪的这种纯洁无  
瑕的感觉。是的，在这里，雪使人感到疲  
惫、厌烦和恐惧。”这是帕慕克为小说奠  
定的基调，读者自始至终被这种氛围笼罩  
着，和诗人卡一样透不过气来。卡尔斯的雪是突如其来，但却是整个纷繁事件的发点。一个诗人来到一座边境小城，大雪落了三天，诗人和小城的一切都与外界隔绝了。雪是美好的征兆，但小城没有落雪后的安宁。这个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问题遗存下来的小城中，到处充斥着警察暗探、伊斯兰教狂热分子、发动政变的军人、政教分离派分子、库尔德人和土耳其民族主义分子，其间无休止的矛盾和冲突，让前来采访的诗人卡陷入到可怕的深渊，卡像一片无助的雪花不能自主甚至越陷越深。在卡尔斯，一切都是蓄谋已久的，尚未发生却已事先写好的报纸新闻和军事政变都是如此。教育学院院长因反对学生戴头巾被枪杀；政变就在电视直播的一幕戏剧中进行，现场的人们还以为在演戏。仅仅三天时间，一系列荒诞可怕的事件在雪中接二连三发生。在宗教、政治、军事、民族冲突中，卡是软弱的，但他不乏善良、同情心，他保持着自己的理想，热爱生命，执著于爱情，他从不想害谁。他出于人道和本性，在各方势力交织的旋涡中，只想守住自己的心灵和爱。但在这个充满阴谋和暴力的小城，越来越清晰的事件和怪诞气氛让卡不寒而栗。他被冲突的各种力量控制着，甚至于离开了卡尔斯也未能改变命运，最终被神秘地杀害。小说中，雪是寒冷、暴力、黑暗的隐喻，卡尔斯在雪的掩盖下，几乎没有温情，只有残酷的荒诞现实。只有监狱、警察、军队、宗教狂热分子，不同政见者、弄虚作假的新闻媒体、投机艺术家等的卡尔斯也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隐喻。故事结构让人想到卡夫卡的《城堡》，卡尔斯就像“城堡”，而卡就像在《城堡》中的土地测量员K。K拼尽全力想进入城堡，却始终没有进入；而诗人卡想拼命走出压迫、阴谋、暴力和死亡笼罩下的卡尔斯，最终却走向了几年后的死亡。卡想逃离小城却失败了，生活在那里的又何尝不是如此？冲突中无辜的学生死了，宗教分子死了，把政变变成艺术的苏纳伊死了……而活下来的人又如何？伊佩克和卡迪非们还生活在孤单、仇恨和迷雾当中，生活在无休止的恐怖大雪中，这样的世界令人窒息。雪本是纯洁的，但现实中雪却令人感到疲惫、厌烦和恐惧，这样的世界该往何处去？小说结尾，帕慕克发问：“四年了，卡尔斯是不是更穷，走的人是不是也更多了？”卡尔斯原也算边境线上繁华的国际性小城，但因为历史、政治、军事、宗教和战争，每况愈下。当无休止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政治问题、国家问题、文化问题成为人类互相残杀的理由时，人们用什么来拯救自己？帕慕克在《雪》中，指责了灾难肇始者，对这种境遇下的人类表示了同情。小说《雪》采用卡的视角去写，由于视角所限，增加了冲突中的神秘色彩，那被压抑的、不为人所知却充满想象力的部分，让小说有了更迷人的魅力。而补叙、插叙、追叙风格的介入，又令人们看到马尔克斯的痕迹。这可能是帕慕克的策略，也构成小说的另一个视角，通过这种方式，作者本人也成为小说的一个叙述者，他为三天的事件增加了真实感，同时也弥补了卡视角的不足，使小说具有了清晰的脉络和历史的纵深感。小说的叙述风格很冷静，它不动声色地讲述着荒诞、冷漠、混乱的事件，如在舞台上杀人时，真实的残暴事件在进行，而人们还以为是剧中的一部分，被蒙在鼓里。这就是政治的残酷，“假作真时真亦假”，这样的黑色幽默在书中占据了很多篇幅。从帕慕克的其他小说和散文中，都可以看出他的开阔视野。帕慕克在《雪》中从世界、历史、宗教、文化的大背景来审视和思考卡尔斯和土耳其，从人文主义角度来审视国家、政治、民族冲突，从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和交织来审视人类的处境和出路。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评论说：“《雪》是一个分裂的、满怀希望的、孤独而神秘的土耳其灵魂的一次深度之旅。”

了不起的盖茨比

这是一本华美的“爵士时代”的缩影，也是一本古老的诗集。这是杰克·莱蒙所著的最伟大的美国悲剧，也是为保护个人和家庭的美国“梦”而写的小说。The novel chronicles an era that Fitzgerald himself dubbed the "Jazz Age".

F. Scott Fitzgerald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年，澳洲导演巴兹·鲁赫曼准  
备重新翻拍“美国20世纪最杰出的作  
品”之一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  
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巴兹·  
鲁赫曼的版本已经是这部小说在电影  
史上的第五个版本。此部电影由华纳兄  
弟公司投资制作，将于今年年底上映。  
好莱坞演员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将  
在此剧中扮演盖茨比。小说通过一个穷人尼克·卡罗维的  
亲眼目睹，讲述了大富翁杰伊·盖茨比  
的个人情感经历，为“爵士时代”送上了  
一曲挽歌，反映出“美国梦”的破灭。但  
这部小说带有古典悲剧的崇高色彩，显  
示出一种无处不在的对抗——主人公自  
身的矛盾对抗、个体与个体的对抗以及  
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对抗，并最终演化成  
主人公的一种过去与现在、理想与现  
实之间的抗争。美国建国初期，富兰克林就在自传  
中表达了最初的梦想的雏形，概括起来  
就是人通过努力、勤俭、律己达到致  
富目的。美国上世纪20年代宣扬的是  
享乐主义和消费文化，盖茨比也不例外，  
他追求刺激，注重情欲享乐。小说中  
盖茨比举办豪华晚会，主要是为了吸引  
黛西，以获得她的芳心。当盖茨比第一次《了不起的盖茨比》：  
梦想与现实的对抗

□林国丽

着盖茨比执迷不悟，越陷越深。人际  
关系的弱化和情感的淡化，使盖茨比得  
不到身边人的感情支持，这直接反  
映了当时富人阶层的空虚、虚伪，揭  
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变质的  
爱情。梦想的实现光靠个人的主观努力  
是不够的，还需要平等、自由的社会  
环境。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一战刚  
刚结束，经济大萧条时期还没有到来，  
传统的清教徒道德已经土崩瓦解，享乐  
主义开始大行其道。这个时期的美国人  
迫切地想忘记过去也无视未来。这是因  
为一战后，美国传统的价值观、思想观  
和政治理念都经历了悲剧性的失败，整  
个国家和人民在思想上受到了重创。虽  
然表面上20年代是美国繁荣富足的10  
年，实际上这一时期的人们却是前所未  
有的绝望，生活没有目标。他们一味地  
追逐金钱和奢侈浮华，而内心深处则  
遭受着严重的失落感。人际关系上，人  
们嫉妒、攀比、互相诋毁，以致美梦难圆。通过故事叙述者尼克的叙述，可  
以看出人们对纽约这座城市的态  
度也很矛盾，它的快节奏让人激动，它  
的繁华让人眼花缭乱，但同时它缺乏精  
神和道德支柱。正如尼克所说，纽约是  
一个畸形的地方，在这里生活的人容  
易丧失原来的道德标准而堕落。这样一个  
腐烂了的社会很难造成公平竞争的环  
境，盖茨比的梦想从一开始注定是结  
局，它被丢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早已被  
无尽的混沌吞噬了。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盖茨比常  
常在晚上孤独地望着河对岸的一盏绿  
灯，他想抓住它，却可望而不可及，犹  
如面对海市蜃楼。对美国梦的追求和幻  
构成了小说的主题。

## 巴黎，咖啡馆文化的福地

□董纯

其超现实主义追随者、诗人普雷维尔前  
来畅饮“布依”白酒；毕加索在此创“立体  
画派”；还有海明威等美国文坛名人也相  
继聚来“花神”的倩影里，品味咖啡。1984  
年，咖啡店被塞尔维亚人米·希勒杰维奇  
收购，“文化瑰宝”落入外国人手里，引起  
文艺名流愤慨。不过，在巴黎餐饮业  
拼搏了11年的店主不负众望，经营有道，  
整天保证供应链的黑咖啡，并致力营造雅致  
气氛，顾客越来越多。10年后，由作家贝  
格博戴尔等人倡议，“花神文学奖”在此面世，  
每年秋天以数千欧元奖励一位现代青年作家。尚需提及的是已故中国总理周恩来早年  
在法国从事革命活动期间也曾是“花神”咖啡  
馆的常客，巴黎市政府在该馆街角竖立的纪念  
牌上留有记载。周恩来跟馆内跑堂帕斯卡尔的  
友谊至今传为美谈。“双瓷偶”咖啡馆距离“花神”咖啡馆甚近，  
店内一直保留19世纪的桃花心木桌和红色漆  
布软垫长椅，尤其是店堂里立在底座上的一对  
中国清朝人形象瓷偶和由此而来的店名“双瓷  
偶”，沿用至今。一个多世纪以来，瓷偶目睹了  
大批法国名人的来踪去迹，其中有画家德兰、  
诗人德斯诺斯、作家莫里亚克和曾每日10点钟  
必用来早膳的纪乐图，还有瑞士旅法雕刻家加  
梅迪。1933年，这里设立“双瓷偶文学奖”，金  
额超过法国所有文学大奖。当然，一般顾客慕  
名前来，最可口的饮品还是店内自制的热巧克  
力茶，由侍者持银杯送上。称得上“拉丁咖啡灵魂”的四家巴黎咖啡  
店，分别是“丁香园”、“穹隆”、“拉法耶特将军  
之家”和“和平”咖啡馆，都在同业中占有显赫  
地位。“丁香园”堪称上世纪巴黎知识精英之  
家。刻有文坛翘楚艾吕雅、纪德、贝嘉特、萨特、  
茹尔·罗曼、海明威等的铜牌，钉在他们曾坐过的  
长条凳上，供今人追怀。与之相反，“穹隆”则  
气氛热闹，朝夕声喧邻街。客人在其中除享餐  
饮之乐外，还可欣赏法国野兽派大师马蒂斯的  
一些门徒在多达36个廊柱上绘出的图画作品。  
至于阿拉贡和高莱特等人的文艺理念，上门顾  
客均会有深切感受。若有闲暇，游人不妨去造  
访巴黎大歌剧院旁的“和平”咖啡馆，或去更  
远些的“拉法耶特将军之家”。那里的“花神”“和平”、“淡咖啡”、“牛奶咖啡”和“卡布奇诺”虽然  
“花神”逐渐得到左派人士青睐，布勒东及  
其追随者们对“花神”的评价并不高，但“花  
神”却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巴黎咖啡文化的  
代表。如今，“花神”咖啡馆已成为巴黎的一  
个象征，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花  
神”咖啡馆，你可以品尝到正宗的法国咖啡，  
也可以欣赏到巴黎的街头艺术。无论是坐着休  
息，还是在这里工作，你都会感受到巴黎的  
氛围。咖啡馆不仅是人们享受美食的地方，  
也是文化交流和思想碰撞的场所。在这里，你  
可以品尝到各种美味的咖啡，也可以欣赏到  
各种艺术作品，感受到巴黎的魅力。晚10点30分梅尼尔蒙当林荫大道的“萤  
火虫”咖啡厅有游吟诗会，与会者自作自吟上世  
纪80年代从美国传入的“斯拉姆诗”，自取其  
乐。参加者每献10首诗，就得付0.91欧元，向老  
板买一杯咖啡。如果人们诗兴大发，一首首作  
品朗诵下去，就会对咖啡馆作出更大贡献。

## 怡神的“咖啡瞬时”和“咖啡精神”

咖啡作为一种舶来品，已经深入法国寻常  
百姓家，品尝咖啡的时刻被称为“咖啡瞬时”，  
再配上靓女陶醉的形象，何等浪漫。据说，最富情趣的“咖啡瞬时”要在白夜感  
受。此处所谓“白夜”，说的是不夜城巴黎人  
的夜生活场景。夜来客悠闲落脚巴黎咖啡座上，  
静观光明城寅夜灯火，或许会联想起自己在伊  
斯坦布尔绿山坡上感受过的“彼埃尔·洛蒂”  
咖啡馆的“瞬时”，或沉浸于在罗马或曼谷的另  
一种体验。人们生活中，咖啡似乎已被赋予了  
信息载体的作用。开咖啡馆的希勒杰维奇有句“名言”：在  
咖啡馆静坐一分钟，就能少去心理医生诊所问  
诊一小时。在他心目中，咖啡馆应该是个让客  
人摆脱现代生活喧嚣的处所。咖啡馆有时也能  
成全姻缘。1911年，毕加索在巴黎“修道院”咖啡  
馆遇到爱娃·古埃尔，对她一见钟情。其时，  
爱娃已是波兰画家马尔库西斯的女友。可西班牙人  
毕加索不管那一套。他立时为女郎画了一幅  
立体派画像，命名《我的爱人》，竟夺得芳心。事实上，真正的巴黎咖啡馆常客，往往一  
早去等开门，声称喝完第一杯咖啡，“才能开始  
新的一天”。有些人则有自己的固定座位，常会一连静坐几个小时。依恋咖啡店的人，想必如  
中国俗话所说，想在闹市中找个“享清静”的地  
方。“咖啡客”如此，咖啡馆店主亦然。在巴黎市  
容现代化过程中，一些街头店面消失，居民茫  
然，业主难得过痛快疾首。孚日广场一角，艾  
梅·库古勒经营着始于1807年的祖传咖啡馆。  
他保持老店的古色古香，始终拒绝更新堂屋结  
构和店面装潢，老店位于市内繁华区，但他不  
在乎。库古勒生活的最大乐趣，就是厮守自  
己心爱的咖啡馆。

## 咖啡馆是个“民众议会”

巴黎扎克这样称咖啡馆，实不为过。法  
国历史上，咖啡馆曾无数次成为酝酿革命起  
义的地点。如前所述，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卡  
米·德穆兰正是在巴黎“波阁普”密谋，后于  
“弗瓦”扬起白红三色旗首义，号召民众拿起  
武器推翻波旁王朝的。1871年春天，巴黎公社  
运动爆发，开始策划地点就在“马德里”咖啡  
馆。文学作品里，咖啡也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左拉在小说《萌芽》里描述矿工女儿给参加罢工  
的双亲送餐，重要的就是一杯咖啡，既解渴又  
给予斗争者精神动力。在左拉另一部小说《酒  
店》里，高龙布老爹的咖啡馆是矿工聚会场所，  
最终成了贫女热尔维丝悲剧的渊薮。咖啡和咖啡馆在法国已结为一体。真正的  
“咖啡客”有自己的理念：要品出咖啡的纯味  
儿，必须有咖啡馆的特殊氛围和社会群落联  
系。“花神”老板说得更明确，“逛菜场和坐咖啡  
馆，是给一座城市号脉的最佳方式。一落座，你  
就能看出百姓是否幸福。”“马龙果连锁咖啡  
店”经理布朗总结道：“咖啡馆是个呈现历史的  
地方，超越时空，让人忆及往昔。喝一杯咖啡，  
实际喝的是这里的气氛……”难怪小说《包法利  
夫人》的作者福楼拜曾言：“咖啡促人思考”。  
循此，侦探小说家墨西农描绘格莱警长一  
天从咖啡馆前面经过，闻着店里传出的浓香，  
脱口赞叹：“这就是巴黎氛围的精华呀！”一语  
道出了巴黎咖啡文化的魅力所在。

域外传真

## 2012年毕希纳文学奖

授予菲丽西塔丝·霍普

□何宁

在当代德语文坛，以19世纪德国著名剧  
作家格奥尔格·毕希纳(1813—1837)的名字命  
名的毕希纳奖可谓最重要的文学奖项。该奖项  
始于1923年，最初的颁奖范围除作家外，还包  
括画家、演员等。该奖自1951年起成为文学  
奖，并由德国语言与文学科学院组织选拔，每  
年颁发给对当代德语文学作出优异贡献的一位  
作家或诗人。在1958年制定的章程中所确定  
的评奖标准为：“该奖项颁发给用德语写作并表现  
突出的作家和诗人，获奖者本人要对现今德语文学界  
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德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很多  
名家都曾获此殊荣，如君特·格拉斯、海因利希·伯尔、  
埃利亚斯·卡内蒂、克里斯塔·沃尔夫等。那么，2012年的毕希纳文学奖究竟花落谁家呢？5月  
15日，德意志语言与文学科学院宣布，51岁的德国女作家  
菲丽西塔丝·霍普(Felicitas Hopf)获得本年度的毕希纳  
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在授奖理由中说：“凭借1996年出版的  
《理发师的野餐》，菲丽西塔丝开创了一个多声部的文学  
世界。自此，她通过长篇小说、短篇小说以及散文对这个  
冒险家、伪君子、发现者和无用者的世界进行着探究。在  
一种简洁、诗意、执拗和纯粹的行文中她发现了一个叙述  
的宇宙，在这里‘后现代’生存的基本问题经由自由和生成  
的想象得以彻底的展现。她的所有作品，例如旅行小说  
《Pigafetta》(1999)、流浪汉冒险小说《天堂，海外》(2003)、  
展现世间百态的《犯罪者和失败者》(2004)、对骑士  
小说的重新演绎《伊万·雄狮骑士》(2008)以及她的最新作  
品自传体小说《霍普》(2012)都在真实与虚构、自我认识与  
角色扮演之间自如穿梭。菲丽西塔丝·霍普追问自我演变  
的诸多可能，追问渴求的惊异和纠结之处，以一种不令人  
反感的方式展现出先验的视界。”评委会进一步阐释道：  
“在当今这个对自己的琐事喋喋不休的文学界，菲丽西塔  
丝·霍普敏感、虽富有关怀感却带感伤的叙述艺术专注于  
个体的秘密。”菲丽西塔丝·霍普1960年出生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的哈  
默尔恩，自1980年开始先后学习文学理论、修辞学、宗教  
学、意大利语和俄语，自1996年发表处女作、短篇故事集  
《理发师的野餐》后作为自由作家生活在柏林。至今已发  
表5部长篇小说、多部短篇作品集。在获得毕希纳文学奖  
之前，霍普已经凭借作品多次获奖，例如视角文学奖、她  
家乡哈默尔恩颁发的诗奖等。对于菲丽西塔丝·霍普获得毕希纳文学奖，文学评论界  
此次持欢迎和认可的态度，这与去年该奖颁给德国老作家  
弗雷德里希·克里斯蒂安·德利乌斯时评论界的怀疑形  
成了鲜明的对比。例如，她在舍尔出版社的编辑奥利维  
·福格勒认为，菲丽西塔丝·霍普是一位“伟大的、一貫如  
一的叙述者。对于她终于获得这么一个重要的奖项，人们  
已经期待很久了”。文学评论家丹尼斯·舍克更是将她的  
获奖视为值得“欢呼的一天”。而且，我们似乎还可以有更大的希望，因为毕希纳奖  
是诺贝尔文学奖重要的风向标之一，德国作家海因利希·  
伯尔、君特·格拉斯、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等德语国家  
诺贝尔奖得主都曾夺得过该奖。